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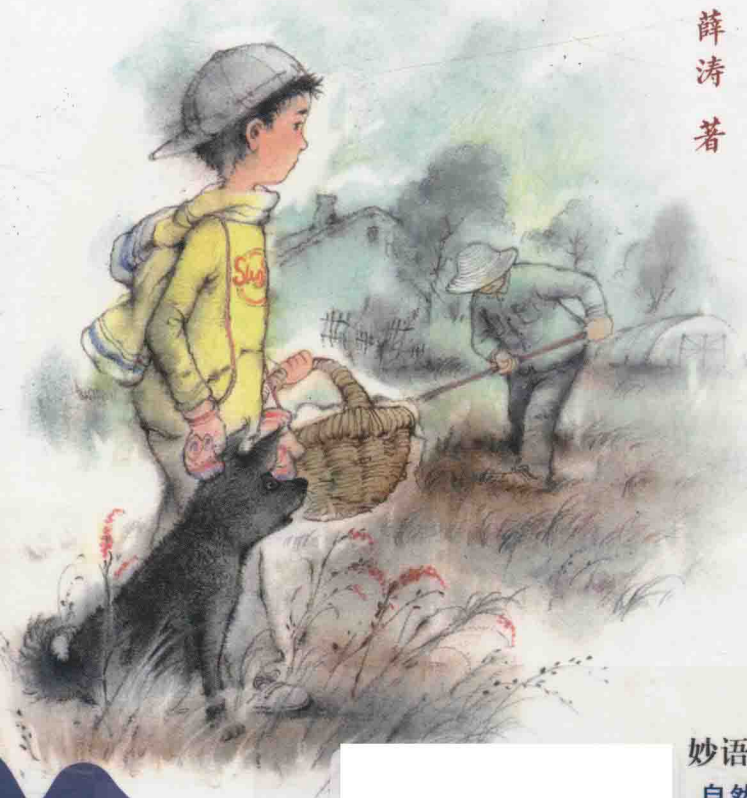
薛涛 大地·星空 系列

无声地播种、耕耘，
是对生命的希冀与尊重。
温润深厚的爱，可以融化坚冰。

CAIJIAO
LI
DE
LAOYE

薛涛 著

菜窖里的姥爷



妙语佳句，精心标注
自然风物，生动呈现
文学之美，照亮心灵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★ 薛涛 大地·星空 系列

菜窖里的姥爷

薛涛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薛涛大地·星空系列·菜窖里的姥爷 / 薛涛著. 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10
ISBN 978-7-5707-0133-9

I. ①薛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92539 号



XUE TAO DADI XINGKONG XILIE CAIJIAO LI DE LAOYE

薛涛 大地·星空 系列·菜窖里的姥爷

薛涛 著

出 版 人: 张克文	策 划: 阮 征	责任编辑: 阮 征
责任校对: 郭晓燕	特约组稿: 俞 霖	绘 图: 李海燕
装帧设计: 刘个个	责任印制: 田 航	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cbs>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合肥市宏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35mm × 900mm 1/16 插页: 4 印张: 16.5 字数: 160 千

版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707-0133-9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反复闪现的梦境，一个哀怨的眼神，少年的救赎之旅。

自闭的击鼓人与落寞的歌者，白狐与黑狗，三个男孩与一个女孩。

在冰冷雪原中的小旅舍登场……

苗条，原谅我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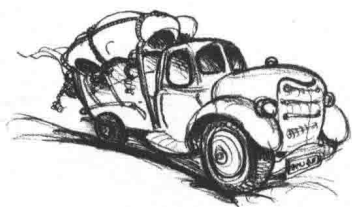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 题记

目录

MULU

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噩梦与苹果 /001 |
| 第二章 | 从前的广字、黑猫 /018 |
| 第三章 | 磨坊的阳光 /037 |
| 第四章 | 从菜窖到地狱 /060 |
| 第五章 | 信·出走 /084 |
| 第六章 | 32-5=27/103 |
| 第七章 | 月光与林鸦 /128 |



第八章 芝麻开门 /147

第九章 无数个嘴巴 /167

第十章 乌鸦光临 /184

第十一章 零 /205

第十二章 冰河远去 /227

第十三章 枕菜而眠 /248

写给读者的话 冰河在雪原上流淌/257



第一章 噩梦与苹果

一个无雪的夜晚，小狗刚刚跑出我的梦，舅舅就踩着它的脚印找到我家。

他弄醒我，一脸坏笑地问我：“你就没做梦吗？听说你总梦见一条狗。那条狗叫发财是不？你说，叫不叫发财？”

我紧闭嘴巴。

“说啊，梦见发财追你是好事。要是梦见你吃发财的肉，就不咋样啦！”舅舅满脑子发财，发财的事情让他疯狂。

我怒吼：“别在我跟前提狗！提狗我要做噩梦的！”

舅妈捅舅舅一下，说舅舅没正形，还怪怪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他们一起商量发财的事情。爸爸妈妈没怎么搭茬儿。那段时间，距离我家十里远的一个镇子上冒出一个皮货大市场，远近各地的人们都来这里买皮大衣、皮帽子……皮革作坊一个接一个开张，皮匠们小时候的手工课一定最棒，他们能把兽皮变成帽子、围脖和大衣……现在舅舅和舅妈

瞒着姥姥和姥爷偷偷跑过来“淘金”。

第二天,舅舅的卡车趴窝,“四条腿”都有问题,“心脏”也不太好用。舅舅和舅妈指着大卡车骂了一阵子,气鼓鼓地回屋了。第三天,卡车一修好,他们就消失在漆黑的公路上。

放假的第一天,我对舅舅还耿耿于怀,那辆病歪歪的大卡车又开进了院子。

舅舅踌躇满志地从大卡车上跳下来,随后跳下兴奋的舅妈。大卡车狂奔六七个小时,从辽北满载而来。据说,他们和这车货物一起被姥姥赶出家门,这正中他们下怀,于是他们抱着头上车逃往我家。他俩冻得满脸发紫,吵嚷着饿啦饿啦,要妈妈赶紧煮热汤面。吃着热汤面,舅妈指着卡车上的货物说,卖掉那些货咱们能过一个像样的年。妈妈听完不屑一顾。我知道妈妈还在跟舅妈生气。去年春节,爸爸在姥姥家喝醉,打碎了舅妈新买的瓷碗,舅妈非要爸爸赔。打那儿以后,妈妈就不爱搭理舅妈了。

舅妈激动地述说着兽皮的利润,爸爸忍不住操起计算器摁起来。摁了一阵,爸爸的表情发生了变化。爸爸突然一拍计算器,跟妈妈说:“这买卖做得,做得!”妈妈一直不笑,也没有表态,只管听舅舅和舅妈说。可现在,妈妈脸上也开出了花儿。

爸爸兴奋得满脸通红,像喝掉了半斤白酒,嗓门儿也大起来。他先挨个拜访熟悉的皮货作坊,随后扩大了活动半径,他用他的大嗓门儿宣传舅舅的货物。起初没有买卖可



做，舅舅和舅妈总会无聊地蹲在卡车旁吵架。我对舅舅的货物感到好奇，趁他们不在，悄悄掀开车上的帆布——等待我的是一双枯干的眼睛，镶在兽皮上，无神地望着我。我全身发抖，赶紧逃开。其实那个眼神已经失去了神采，却记录下了熄灭前的挣扎。

第二天，孤独的兽皮们迎来第一个作坊老板。傍晚的时候，四个大人兴奋地围在一起。叨念数字的声音和摁计算器的声音持续到很晚。我迷迷糊糊歪在一旁，感觉我家好像在上演一部谍战片，他们都是发报员。突然妈妈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！下雪啦！”他们嚷嚷几声，赶紧冲出去给卡车加盖苫布。

我跟在妈妈身后说：“我饿……饿啦，我可冷啦，中午还没吃……吃饭呢。”

妈妈没吭声。现在她更在意兽皮们的冷暖。我忍住怒火说出第六遍，妈妈不耐烦地说：“你等等吧，没看大人忙着吗？”

妈妈的意思是我多余。

兽皮让妈妈变得傲慢起来。

天空不声不响落下白毛雪，零零碎碎，地面一片雪白，把黑夜照亮，把人的眼睛也照亮。后来刮起大风，雪片便像弹出的棉絮一样四处飞扬。我趴在窗前，痴迷地看着卡车一点一点地变白。大人们的脑袋挤在一起密谋之后，索性打开苫布把兽皮搬进屋子里。很快，我家的屋子被兽皮占满了。它们都是些单薄的生命，单薄得只剩一张皮。只是它们的眼

睛还睁着，不管我躲到哪个角落，它们的眼神都能瞄准我。我被逼到墙角，抱着被子胆战心惊。那条小狗的眼神和它们的眼神汇聚在一起，像萤火虫一样在我的梦境里闪烁、游走。

第二天，四个大人同时发现——我很多余。然后他们想到了同一个地方——把我流放到那个地方十分恰当。

“给他姥姥送去！”

这是他们最默契的一段时光。妈妈不再讲舅妈小气，爸爸也不再讲舅舅狡猾，舅舅和舅妈的眼神也乖乖顺顺的。他们的目光里充满温暖的友情，融化往年的积雪。

发财梦让他们冰释前嫌，却把我变成一条无人管的可怜虫。于是，“可怜虫”搭上“绿虫子^①”，跟它一路北行。

二

“绿虫子”从辽南向北出发，误入苦寒之地。它大口大口地吐着白气，匆匆忙忙在雪地爬行，打算在天黑以前爬出这块银白冰冷的大地。

冰冷的大地上不时闪出几个小屯子，挤在大树中间蜷缩成小团团，像怕冷的小狗。

细看，几行脚印从小屯子里伸出去，通向另外一个小屯子。一辆黑魆魆的驴车顺着那些脚印，从一个屯子向另一

①绿虫子：指绿皮火车。

个电子倒运东西。倒运什么东西，只有赶车的老爷子知道。我什么都没看清楚呢，小驴车啊、小电子啊、大树啊……整个旋转着闪过去了。我扭过头用目光拖曳它们，它们跟着走一会儿，又一个小电子闪现出来把它们替换掉。想必刚才的小车是往这个电子运东西的……

一群黑喜鹊从林子里飞起来，在小电子上空盘旋。黑喜鹊像甩在雪原上的墨点，最后也都跟小电子一起被大雪原的白色漫过去了。

它们也许并不是喜鹊，而是乌鸦。

偶尔，“绿虫子”在大一点儿的镇子停下。

它打开门，放下去几个人，新上来的人填补位置。下去的人、上来的人要去哪里，它不管，它只想着快点儿向前跑去。其实它的方向是错的，它的前面是更大的雪原。雪原的深处还是雪原，跑上三天也跑不出去。

太阳一直给它指引方向，可是它一错再错。傍晚时分，太阳失去了耐心，急得满脸通红，落到老林子里准备睡觉。“绿虫子”却一意孤行，背对夕阳又跑一阵子，终于把太阳甩掉了。它总算感觉到累了，速度明显慢下来。这时，途中亮起一片一片的灯光，像一颗一颗闪亮的金属纽扣，把村镇固定在雪原上。

“绿虫子”先在铁岭站歇一会儿，然后停在了昌图站。

“绿虫子”把我丢在五年前的站台上。我长高了一截儿，

可站台上的矮树还是矮树。一场大雪下来，把矮树的头发染成了流行的白色。矮树顶着满头银发告诉我，它比从前苍老了很多。

三

五年前，我七岁，我拉着妈妈的手在大人的长腿中间穿过。现在，我的脚刚刚落在站台上，五年前那条雪白的小狗又从无数条腿中间嗒嗒跑过去了。我被它的小爪子踩疼。它扭过头看着我，好像还在说：“我不原谅你……”

嘿，我站在我俩相识的地方呢。我俩之间的恩怨还没有完。

现在，我送给你一个名字吧。你就叫苗条。

五年前，苗条比白线团大一些，全身洁白如雪，头上镶着三颗黑珍珠，两颗是黑眼睛，一颗是黑鼻子。一条雪白的尾巴直直地拖在后面。几年以后的一天，我在“科教频道”见到彗星的尾巴，我一下子想起它的尾巴。

苗条是我见过的最漂亮、最与众不同的小狗。

即使我和它被大人的腿隔开，也依然能看见它眼睛里的惶恐。

它要穿过站台到对面去，对面是一排厂房，厂房的旁边有一条胡同。它是急着回家吃饭，还是去跟一个伙伴分享



一块冻骨头？可是，在站台和厂房中间隔着四条铁轨。

苗条蹲在站台边上犹豫不决。四条铁轨银光闪烁，像刀刃一样横在它面前。它惧怕刀刃一样的光芒。

苗条绝望地扭过头，望着身后的“巨人”。那些“巨人”的眼睛都在高处，没有注意到它。它的目光恰好与矮小的我相遇。那两颗黑珍珠闪动了两下，似乎在问我：“我该怎么办？”

我用目光回答：“不就是四条铁轨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！胆小狗！”

我得帮它下定决心。于是，我龇牙咧嘴地朝它挥拳头，装作袭击它的样子。我一定比铁轨还可怕，苗条一下子崩溃了，飞快地跳下站台。

我快意地笑着，笑声能把站台上的煤烟味儿驱散。那时候，妈妈跟我不在一个世界里。有两位行动缓慢的老人占用甬路，一棵矮树又挡住了我们。妈妈焦急地望着出口，没看到我幸灾乐祸的样子。

我的鬼脸并没有把苗条赶到对面，却把它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。

意外是苗条跃上铁轨的时候发生的。苗条的一只爪子别在枕木下的缝隙里了。它顿时慌了，使出全身力气往外拔。因为用力，整个身体都朝相反的方向倾斜，仿佛要把细细的小腿抻断似的。尝试两次后，它无助地吐着白气四处张望。最后，它还是盯住我，因为只有我自始至终盯着它。我

俩目光相对的时候，一列火车呼啸着朝这边开过来……

火车一来，我的念头啊、点子啊、创意啊全都跑光，我成了一个空壳儿。现在我才知道，那时的我不过是个咋咋呼呼的胆小鬼。

苗条的眼神里全是哀求，而我却缩着身子，尽量让矮树挡住我。那时候我真矮小，矮小得就要钻进甬路的缝儿里。其实我无处可躲，冬天的矮树稀疏如姥爷的头发，挡不住苗条哀怨的眼神。

火车的喘息声越来越近，它重重的压力提前来到。苗条浑身颤抖着，像寒风中一片孤单的树叶。我猛地从矮树后面闪出来，想用力挣脱妈妈的手，用最快的速度跳下站台把它抢回来。不过，我被妈妈的手紧紧拉着。

我扬起头颤抖着说：“妈妈，妈妈……”

站台上的嘈杂湮没了我的声音。没人注意到这些，妈妈根本没有注意我在说什么、我要做什么。本来我的语气就虚弱、犹疑。我承认我的请求不够坚决，声音也不够响亮。我的力量已经被胆怯摧毁。

本来我俩能成为好朋友。如果我要把它带走，它一定会乖乖跟着，做我的贴身伙伴。可是火车不给我俩机会，这个冰冷的“动物”一瞬间就熄灭了苗条的眼神，也碾碎了它的哀求。

我俩的前程终于被我的迟疑毁掉了。

苗条的熄灭很轻，像白蜡烛的熄灭，没发出一点声响，

所以也没人知道。要不是我看见熄灭的过程，这一切仿佛不曾存在。

这世上的熄灭大都没有声响。一朵花儿熄灭，只有蜜蜂知道，因为这只蜜蜂昨天来过，记得它的甜呢。麻雀们熄灭，连痕迹都没有，它们天天挂在我家窗外的电线上，挂着挂着就有位置变空了，新来的麻雀飞上去补缺，我连续几天找它们，没有找到一只。它们大概知道熄灭以后很丑陋，便在熄灭前用力飞到隐秘的地方。动物们熄灭时不干扰别人。人喜欢互相干扰，熄灭的时候也要闹出很大的动静。邻居家的奶奶活到七十八岁，办丧事的那几天除了奶奶自己沉默，其他所有人都在为她的死而喧哗。人总是以为自己的生命比别生命更有分量，比小狗的，比花儿的，比麻雀的都更有分量。

我紧紧闭上眼睛，躲避苗条的眼神。它还没有熄灭，一直在我面前闪着亮着。姥姥和桦儿来接我们，我低着头猥琐地跟在他们身后。我听见姥姥说：“这孩子越来越羞靡^①呢！”桦儿跟着坏笑起来。

我对自己的良心说：“小柯，你欠苗条一条命，你欠天底下所有的小狗一个‘帮助’。”

.....

打那以后，苗条做了我睡梦里的伙伴。我俩不算情投意合，却又互相依赖。我讨厌它，临睡前又渴望它的光临，

^①羞靡：东北方言，腼腆的意思。

然后整夜跟它纠缠不清。

鸟的叫声能把苗条的影子叼走，这是我偶然的发现。于是，我时常仰望天空，寻找那些救命的鸟儿。

我专心想着鸟儿，苗条便受到冷落。它先去别处淘气，暂时放过我。

几个月以后，我发奋自学鸟语，试着用鸟语跟这个世界交谈。语文老师很生气，把我押到办公室，用黑板擦敲着桌子告诉我：“人的嘴是用来说话的，不是用来吹口哨的，吹口哨的学生不是好学生。”自然老师却插话说：“吹口哨是模仿鸟叫，怎么就是坏学生呢？”两个老师为口哨争论起来，我吹着口哨溜走……

四

“绿虫子”在昌图站只耽搁了几分钟，就继续向前跑，它一出站台马上被雪原和黑夜吞没。它拖走很多车厢，那是它的全部行李，一件都不能丢。它随手把像我一样的“可怜虫”们丢给小屯子、小驴车，抛给一片一片老林子。

我站在一栋低矮细长的房子旁边。这栋房子乖顺地蹲在雪地上，像做错事的小男孩，规规矩矩站在那儿请求原谅，一副谦卑的样子。

房门旁挂着一盏红灯笼，很像它的眼睛。这是它最耀眼的部分。只要风吹个不停，它的眼神便闪烁不定，上面的



“旅舍”二字也跟着失魂落魄地飘着。它又显得很落魄。

姥姥家的旧房子拆迁，姥姥用拆迁费租下这个旅舍，还自封为经理。这些事情，舅舅和舅妈搬兽皮的时候说过。他们还提到了姥爷，提到姥爷时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，说姥爷还是“那样子”，却不说“那样子”究竟是什么样子。我能听出来，姥爷跟小旅舍无关。

姥姥跟我说：“小柯你进屋吧，这儿就是姥姥家，咱们都住这儿。”

姥姥正说着，一个房客从一个房间出来跟姥姥要肥皂。他管姥姥叫老板，听起来很气派。姥姥告诉他肥皂在抽屉里。房客说抽屉里没有。姥姥便一拍脑袋，再拍桦儿一下，桦儿便颠颠地去给房客找肥皂了。

姥姥领着我走进一条黑暗的走廊，告诉我两边的屋子里都住着不能回家的人。“这些人在路上过白天，在小旅舍过夜晚，天一亮继续走。这间住的是哈尔滨来的，倒腾人参的；那间住的男人从四平来，领儿子来昌图找妈，天天去大街上找。”说到这儿姥姥同情地叹口气，“还有一间屋住的是个磕巴……”说话费劲。说到人家短处，姥姥故意压低声音。

姥姥说她的，我惦记着别的事情。姥爷和神龛呢？我怎么看不到他们呢？还有那只老黑猫，自从上了南山，一次没回来吗？

我惦记姥爷。姥爷一定还活着，姥爷一定跟从前一样。

我问姥姥：“我姥爷呢？他还‘那样’吗？”